

GWOYEU JOUKAN  
國語週刊

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

(本刊通訊處：北平府右街中海)

第二十一期

廿四年(1935)十月二十六日

## 中小字典序

### 劉復

(續完)

獨有一個「談」字，可算是孤音中之孤音，除用注音符號的【聲】母外，沒有別種辦法，所以書中只能注為：

談【聲去】

書中所收國音常用字彙九千多字以外的字，仍依民國十年二月教育公布的校改國音字典，但加星符號以別，例如：

劍【<sup>平</sup>ㄔ準弗入物】

這樣辦法，就一方面看，可以說是注音的方法並不全體一致，是個缺憾；就另一方面看，與其率意更改，終不如保留它的原來的法定式樣（要依據「弗」字改為【夫<sup>ㄔ</sup>陽】，是很容易的）；而且，借着方頭中的星符，表示這一個字為國音常用字彙所未收，有時也可以有些用處。

一個字有兩樣讀法的，書中斟酌的情形，分別標明，例如：

波【波ㄔ陰●波ㄔ陰】

把兩個不同的讀音同括於一方弧之內，是表明這一個字雖然有兩種讀法，意義上並沒有什麼區別，不過上面的一個音，多少總比下面的一個音更普通些。又如：

鍋【鍋ㄔ另上●去】

也是上下兩音都可以讀，意義上沒有什麼區別的；不過下一音與上一音相差的只是聲調的不同，所以●字下只寫一個【去】字。把【鍋另上】省去了。又如：

百【●波ㄔ陽●拜ㄔ另上】

●是讀當時的聲音，●是口語中的聲音。

不能編得好，是自己沒有把握的。所以，我在本書中解釋字義的一部分工作上，只能很簡單的舉出幾個要點來：

第一，注重白話文及普通文言文中常用的字義，示以正確的用法。這部字典，雖然不敢說是旨在「正用」，却也有點「心嚮往之」。所以，所收的字，偏重於常在語言文字中活動的字（語言學者所謂「工作的字」）；所注的字義，也偏重於常在語言文字中活動的字義（也可以說是「工作的字義」）。至於冷僻的字義，就是古書中偶然用到，甚而至於自古以來只用過一次的，那就只能留給程度高一些的字典去探入。

第二，因要指示正確的用法，所以凡遇應舉例的地方，無不舉例。但例句仍用白話及普通文言文中常用的話語，非必要時不引用古書。翻譯家舉例必以古書為依據，誠然很好，但為一般中小學生說法，不用普通的語言文字而要到古書裏去打一個圈子，未免道在邇而求諸遠。

第三，字的原義，却應當稍加注意，不問是通用也好，冷僻也好。中國最古的一部字書是「說文」。就目前而論，要說字的原義，還離不了說文。書中凡遇說文中所注的字義，至今還能應用的，或至今還相差不遠，可以引申應用的，都列為第一條，作為原義。說文本文上下以雙引號「」為識，更於其上作一星符★（星符本是語言學中表示語根的符號，今借以表原義），例如：

共【工<sup>平</sup>ㄨㄥ去】●＊「同也」，如「有目共見」。

要是說文中所註的意義，現在已不用，則於雙引號下加一十字符†，表示此義之已死，例如：

乍【渣<sup>平</sup>ㄚ去】●＊「止也，一日亡也。」†

但說文中的話，有許多是很不足信的，例如講「一」字為「惟初太始，道立於一，造分天地，化成萬物」，這種玄妙的話，當然不是原始的意義；又如講「有」字為「不能有也」，講「不」字為「鳥飛上網不下來也」，也覺得萬分可笑，於事理不可通。諸如此類，書中棄棄不採。

第四，一字有數義者，書中以數碼①②③……標之；字有原義，則以原義居

首，義與原義近者次之，遠者居後；如無原義，則以最通用之一義居前，與此漸遠則漸後。又一字中所具種種不同的意義，往往可以分為若干組；字義雖然彼此不同，而其中仍有引申、轉變、借喻等關係可尋，則為同組；若全無關係（或者是，現在還沒有發現其中的關係），則為異組。同組譯義，雖其用間④等確分隔，却仍直接寫下；每變一組，則於變組之前空一格，以示前後關係之斷絕，但數碼仍舊繼而下，並不另起（看書中「丁」字為例）。又如一組太大，其中尚可斟酌情形，分為若干小組，則於兩小組間以直線——記之（看書中「一」字為例）。從前編字典的，往往把各種字義隨便堆砌在一起就算了事，現在希望找出些條理來，使可實車者貫串，不可實車者分離。這種做法能否有相當的成功，對於讀者能否有益，我自己不敢說，可是，至少總值得試驗一下罷。

第五，本書因限於篇幅，字義的解釋，不得不力求簡明；既要簡明，就不得不在相當的地方節省筆墨，例如解釋一個「八」字，有些字典上說是「數也，七加一為八」這當然是不錯的；可是，假使有人竟不知道什麼是「一」，什麼是「七」，又如何能懂得「八」字呢？但事實上能用字典的人，決沒有不知道「一」與「七」，也決沒有不知道「八」的，我們只在「一」「七」「八」許多字之下都注上「數名」就很够，正不必大走其筆路。又有許多字（或字之一義），非在專門字典中不能解釋得詳細完善的，在本書中，就只能很簡單的說一說，例如「疊」字，本書中所注的是「水名，有二：一在湖南，一在河南」，若要說明這兩條水源出什麼地方，經過什麼地方，入於什麼河，什麼湖，那就是專門字典的事了。外國普通字典中，這一類的字（或字義）是不收的；我們雖然不能照樣辦，把解釋做得簡單些，也總不失為一個正確方法。書中解釋用淺近文言，不用白話，也是爲節省篇幅起見，並沒有別種用意（用白話至少要增加篇幅三分之二或五分之二）。現在的高小學生，大多數都能看普通報紙中的記事；字典裏的解釋，文法更簡單，而且難來據去，總是那幾句公式般的話，當然不至於看不懂。

第六，這是一部字典，並不是辭典。我所以不編辭典而只編字典，不妨老實說：我是直到現在，還不知道中小學生所用的辭典應如何編法；要是編得太簡單，那就不免掛一漏萬，不如不編，要是編得稍稍像樣些，那就至少應當有三萬五萬條，這樣的龐然巨冊，在出版人方面固然增加了不少的困難，而一般中小學生有沒有力可以人手一編，也是個極大的疑問。我有幾位朋友，目前正在這問題上作切實的試驗工作，亦許可以得到良好的結果；我自己姑且先在字上面用些工夫，希望對於中小學生的識字上，能有些微薄的幫助。

Homer H. Dubo在一九二九年的「通報」上，發表過一篇討論中國語言的文章，他以為中國語中的字，相當於歐洲語中的字母；中國語中的辭，相當於歐洲語中的字。這話說得很有道理。就這樣一個觀點上說，可以知道編纂中國語的辭典，實在是很重要的工作，因爲要是中國語中沒有辭典，就等於歐洲語中沒有字典了；同時也可以知道字典在中國語中的重要，因爲要是能把字義講得澈底清楚而有條理，對於辭典，至少可以解決一半，正如學習歐洲語中的字母的人，看見了不懂的字，不必翻字典就能懂得，雖然所讀的本只只是字的定義而不是字的內容，但普通字典所給予者，也不過是字的定義，要講字的內容，非求之於專門字典不可。◎

本書仍用康熙字典二百十開部編排法；這編排法當然有許多地方不合於理，而且不便檢查（例如「之」字在「ノ」部，「半」字在「ノ」部，「年」字在「干」部）但在社會上已有了極大的勢力，要想把它打倒似乎不容易（現時在社會上活動的六七十種檢字新法，似乎都還在試驗期中）；要想部分改良，也只是徒然費事（例如某字典把「天」字從「大」部移到「一」部，把「仄」字從「人」部移到「厂」部，把「厄」字從「厂」部移到「冂」部，雖然也有相當的道理，可慚不能把所有的缺點完全改正）。所以，我雖然明明知道這二百十四部檢字法很不好，却還不得不取苟安的態度而用它。這種檢字法也並不十分統一，如康熙字典中「人」部後是「儿」「入」「八」「門」「𠂇」「𠂇」諸部，有些字典中却是「入」「八」「𠂇」「𠂇」諸部，今從康熙字典。）

同時我自己也創製了一種「直齒檢字法」，附載於書後。這種檢字法，現在只還是一種試驗品，難承我友黎西兄推為「用數碼檢字的方法中最好的一種」，我還不願意藉着這部字典的力量，逼迫大家「一律通用」，所以只作為附錄；希望用這部字典的人，無論對於康熙字典的檢字法習用不習慣，都把我的點直齒檢字法略略試驗一下，把試驗的結果寫信告訴我。要是這檢字法能於有得到大多數讀者贊同的幸運，將來另編一部「直齒的檢字法中小字典」，與本書平行行世，也是很容的。

書中還借用電報碼子爲字的號數，以便前後互檢，例如「不」字下，有一個意義是「與不同」，下注「（看0012）」；又一個意義是「與否同」，下注「（0694）」；這樣，要檢「丕」「否」兩字的人，可以依着碼子一翻就翻到，不必先研究了「丕」字是在「一」部四畫，「否」字是在「𠂇」部四畫，然後再向書中去翻。我想這種辦法，一定可以在不知不覺之間，節省讀者許多時間。但何以不自編號碼而要借電報碼呢？這是因爲電報碼是固定的，在編書的時候用起來非常便利（要不然，每加減一字，就要把以後的數碼通盤改過，不勝其煩，而且容易有錯誤）；又是統一的，有許多常翻電報，電碼記得很熟的人，翻起這部字典來，就可以更容易了。而且，我還可以說句笑話，一方面是爲讀者算小，一方面是爲出版社招賣賣：買這部字典的，可以節省買電報新編的一毛錢！

電報碼中也有很多的缺點。最大的缺點是將許多很常用的字打入「補遺」，而正確中的字，却極有不常用的；此外還有誤錄了字（如0028應是「凡」字，即「丸」字，碼中誤認爲「凡」字，後面0416却又有「凡」字）和一字兩見（如0054有「井」字，「補遺」0021又有「井」字）的毛病。本書中，凡電碼列入「補遺」的字，都各按筆畫，排入正確的地位，碼仍其實，但於其前加一點，以示其爲「補遺」，而非正碼（如「万」字爲8001）；前後互引，却不用此碼而用其前面的一碼（如「万」字排在0003「七」字之後，稱爲「0003後」；另於書後附一表，以

舊校原稿未收者之用)；電稿所不收的字，互引時亦用此法(如「立」字爲電碼所本收，西排於 0013 「世」字之後，稱爲「0013 緣引」)。電稿中所認錯的字，書中均已校正；其一字兩收者，則僅取合理的一個。電碼所收，凡八千六百五十個字，比閱書常用字多二千字光景；這二千字中，有一小部分是很不常用的(大約三四百字)，爲維持號碼起見，不得不收入書中，我應當先自承認，這是本書中很不經濟的地方。

本書採取橫排版式，也不是沒有斟酌的。我覺得所開拍發書，實驗經過是我在茶讀的時候多，故在衣領裏的時候少。拍發書一方面把書本縮小，一方面就不得不把書本加厚；小而厚的書，學生們要放在書包裏就放不平正(因爲和獎狀的書不調和)；攤在桌子上看，往往性會自行合起，這不是沒有得失袖珍的便利，却得了袖珍的不便處？所以本書不用拍發版式而用通常三十二開的小本書版式。(即半小學生

#### 通用教科書的普遍版式。

本書用六號字排印。六號字已不算大，若再小，筆畫多的字就不容易認清。有幾種用七號字印的小字典(其附錄中的小註用八號字)，雖然印得很精，却把中

小學教科書何以要用大字排印的理由忘去了。

帮助我編輯這部字典的白銀瀛兄(北京大學文學士，中國大陸典編纂處整理部主任)，陳辭寧兄(輔仁大學文學士，同上)，蔣經邦兄(北京大學文學士，炳德研究所國學門助教)，鄒泰然君(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助理)，周鍾麟君，吳永漢君，鄧思君，(均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助教)，伊哩吾君(國際統一會議事務員)，就於此處敬致謝意。

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劉復  
載於平宮之舍齋堂。

編者案：本文並載在北大國學季刊  
創刊號，白、林：紀念專號(四卷四號)

## 實行國語羅馬字

### 齊滄田

國語的應該用拼音字母和拼音文字的應該採用羅馬字母，似乎在現在都不用再詳細地敘述了，因爲這些都是明日黃花的問題。我現在只是把(一)文字的意義；(二)拼音文字的起源；(三)國語羅馬字的實行；簡單地敘述在下面。

#### (一)文字的意義

→感情，意思→語言→文字→文化→我們可以看出文字所居的地位和它的作用。

人類的感情、意思，和語言，在許多萬年就有了。爲甚麼從有歷史(公元前 4242 年)到現在幾千年內，人類的文化才一日萬里的發展起來呢？簡單的答案就是因爲我們有了文化的工具——文字。爲甚麼文字有這麼大的力量，使人類產生了光明燭闔的文化呢？要回答這個問題，我們必須先看一看文字究竟是一種怎樣東西。

太古人類在有了感情和意思的時候，就用語言——聲音——把他們表達出來。當時沒有現在文明時代的電話和音頻機片

Phoenician 人曾經發明過。Sumerian 人所發明的文字之書寫。但是他們以為這些符號是笨拙的，消耗時間。他們是實行的商人，不能耗費好幾點鐘於

形容兩三個字上。他們就發明了一種連繩於舊文字的新系統。他們從 Egyptian 人借過來了一些文字畫，並且簡單化了 Sumerian 人的複雜文字。爲了迅速利益，他們竟然把舊文字的美觀壞掉了。他們把成千成萬不同的象形性減少到二十二個簡便利的字母。

後來這種字母經過 Aegean 海而進入了 Greece；Greek 人增加了幾個他們自己的字母，把這改良的系統帶到了 Italy；Roman 人把這些符號稍微變了一下，又把它们教給歐洲西部未開化的人民。

#### (三)國語羅馬字的實行

我國要是只有一種方音系統，那就沒有問題；可是事實並非這樣，我們有好多的方言系統，這就成爲問題了。我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是：

全國分爲若干方言系統，然後把每一方言系統對於某字所發的聲調，同樣地對應於同種字所發的聲調之相異處，歸納幾條規則。每個方言系統的人，應該牢牢记着這幾條規則，爲的是好時常改正他的錯誤。若是他遇着了某字的聲調而不能瞭解它的意義的時候。他就可以請教於他的教師或詞典。

我以爲教育都應該在現在集合初中和小學的教員，在短期內，把國語羅馬字母的使用法和標準音的讀法傳授給他；他們再傳授給他們的學生。就是把一年的光陰完全犧牲在學習這件事情上也值得的。

在最短期內，把已有的詞典加以選擇和編纂，再盡力地加進一些新的詞語，以救燃眉之急。以後要是發現了新的詞語，就可以漸漸地把它們加進去，不必等到幾十年以後，中國大陸典編纂好了再實行國語羅馬字。

我們還應該注意到人類通有的特性，所以這本詞典連一個漢字的影子也不要，免得已經認識漢字的人們懶惰，不去學習新的文字。這本詞典通本不用注音，因爲詞語本身，就是絕好的表音符號。不過在起初實行的時候，還應該附錄各方音系統和標準音系統對於某字所發的不同的聲音，以備參考。這也是很重要的一

件事情。

結論：我希望今後少見討論的文章，而多見實行的報告！

附記：作者「曾在瑞典幫助過高本漢教授教授漢文，一九三三年回國。」

編者。

## 注音漢字字模表 的內容和用處 (本會呈教育部文)

部長：

奉到 大部社注音第一一九五二號訓令，和促進注音漢字推行辦法九條的布告，具見 大部對於語文教育，定了根本改造的方針，這誰決心，至爲欽佩！現在各省市小學，也有奉令實驗注音符號手切指導審查具報，奉此，查原書特爲要確學生教學而說，關於手切樣式，當係有所傳承，如果行用無碍，自應予以提倡。至於關係發音理論說明，大致尚可，宜再參考國語書籍，細加修正；指定書籍獎勵：

注音符號無師自通蒙諸熙白淮洲合著北平和平門外文化學社出版。

至文句之潤飾，圖式之審美確實(最好攝製手影影片)，及符號體式之正確，均應補充。所有審定一節，擬請令道將上述各點詳復後，再由大部複察。原書參照。

## 五聲切法與羅馬字母論

(Ch'iu-pa)

【附記】署名是借自 Daniel Jones 著的開明英語正音片第八片(開明書店的英文讀本第三冊第五十九課)。

此文據原稿，一一時：「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日晨五時」；地：國外。

節錄如下：

一、以字母表示四聲；  
二、書寫橫行的外國字母。

理由中的步驟：

一、先定以字母表示四聲的方法，標點加符號常使人難於記憶。音理之說明圖可藉各種符號，然日常常用音之排法，無論何圖，決不能迎合音理，務令稍帶機械作用。「若是四聲能以字母表示，那方能在實際上廢除四聲！」

二、改訂一個一個的字之書本上的讀聲，使成讀音中詞頭連書間之口頭上的讀聲。「王聘老」之「老」與「老大」之「老」絕非同爲上聲；……諸如此類應當可以發見。然而，「不能說詞頭之間，每字均全消失其四聲」，只試讀外國人所許的中國字就知道了。所以，這一番功夫省不得！(按：變引號及感號是舊錄者所加。)

三、先造橫行字母(歐洲式的)，與現今之注音字母並行；審訂詞類，規定每個詞之書法，按新「字母表」('Alphabet')編輯詞典；進而可以用漢字注字母。然後以字母注音之辦法可證。

擬定羅馬式(確言之爲歐洲式)字母  
(按：輔音及元音陰平聲從略)以字母表示四聲的方法：

(一)陽平聲：  
一，忙、亡、三音的字，於輔音元音之間加一輔音 j；

二，其他則於輔音元音之間加一輔音 h。

(二)上聲至輔音(按：宜即變寫)  
一，如爲複音則重其第一輔音(按：比方 z, ts, 重 t)；

二，如無輔音(按：即韻母獨用)則重其陽平聲所加之輔音成 h。

(三)去聲重元音：  
如爲複音則重其第一元音。

舉元音在內。譬如 g, a, 均重 a。)

(四)入聲有二法：  
一，於韻尾加 -sh；

二，使北音延久三倍。(完)